

百年儿童文学名家译作精选

外国小说

WAI GUO XIAO SHUO

盛巽昌 朱守芬 编



东方出版中心

序：爱心要从小培养

草 婴

一个人的思想道路主要是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。就我的经历来说，青少年时期正好逢到两件大事：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，中国人民进行全民抗战；另一件是希特勒侵略欧洲和苏联，世界人民开展反法西斯斗争。通过这两件事，我开始思考国内外大事，关心亿万人民的命运。我渐渐认识什么是大是大非，怎样才能使人们摆脱苦难，过上合理的生活。我初步有这样的觉悟，来自两个方面，首先是实际生活，其次是书本。所谓实际生活是指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遭遇；书本是指各种有关的图书报刊，其中包括文学作品。

早期，我更多得益于儿童文学作品，尤其是小说。我在小学读书时读过安徒生的《卖火柴的小姑娘》、亚米契斯的《爱的教育》、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、爱罗先珂的《两个小小的死》、契诃夫的《万卡》等作品。我那颗正在成长的心受到剧烈的震撼，我感到难过，对一切不幸者的痛苦产生共鸣。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情，我也无法加以克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积累，这种感情不断深化，我终于懂得这就是爱心。具体地说，就是对一切苦难不幸的人的深切同情，后来知道这就是人道主义。

我在青年时期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翻译工作，以后翻译文

学作品，多半翻译人道主义作家的作品，再后来就集中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，因为我觉得通过他的作品可以很好地宣扬人道主义精神。

我越来越觉得文学作品在培养人的感情上可以起极大的作用。要通过文学作品的感染力，使人们多一点人道主义精神，多一点爱心，而爱心要从小培养。因此，看到东方出版中心出版《百年儿童文学名家译作精选》，我感到很高兴，因为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，对从小培养人们的美好感情有积极作用。

2000年9月

1 / 序:爱心要从小培养/草婴

1 / 孤儿自述/[英国]狄更斯著/孙毓修译述

8 / 绝岛漂流记/[瑞士]魏斯著/孙毓修译述

19 / 欢乐的家庭/[德国]滋德曼著/胡愈之译

25 / 小间谍/[法国]都德著/周瘦鹃译

33 / 两个小小的死/[俄国]爱罗先珂著/鲁迅译

40 / 小抄写员/[意大利]亚米契斯著/夏丏尊译

47 / 洛马格那的血/[意大利]亚米契斯著/夏丏尊译

54 / 难船/[意大利]亚米契斯著/夏丏尊译

60 / 人性的电报/[波兰]普路斯著/徐调孚译

64 / 书信/[苏联]白倍尔著/徐调孚译

69 / 最后一课/[法国]都德著/李青崖译

75 / 流浪的孩子们/[美国]高德曼著/卞之琳译

89 / 破碎的洋娃娃/[希腊]娜柯司著/姚克译

94 / 旧事/[俄国]普希金著/孟十还译

100 / 游击队的女儿/[苏联]加布里洛维奇著/曹靖华译

104 / 从波列西耶来的小姑娘/[苏联]科洛索夫著/曹靖华译

109 / 战争和孩子们/[苏联]盖达尔著/张铨弦译

114 / 两孤儿/[匈牙利]皮洛著/施蛰存译

121 / 西蒙的爸爸/[法国]莫泊桑著/何公超译

132 / 勇敢的笑声/[美国]伊东著/陈原译

- 145 / 黏土做的炸肉片/[土耳其]沙德里·艾尔丹
著/任溶溶改译
- 150 / 睡梦/[苏联]卡达耶夫著/金人译
- 157 / 教育之果/[苏联]莲池著/金人译
- 161 / 米夏和他的日记/[苏联]高尔基著/朱惠译
- 172 / 永不掉队/[苏联]冈察尔著/磊然译
- 182 / 小猫/[苏联]库得烈伐提赫著/穆木天译
- 185 / 临别的礼物/[美国]谭宁邦著/方平译
- 191 / 卖火柴的小姑娘/[丹麦]安徒生著/叶君健译
- 195 / 四个水兵抵一营/[苏联]索波列夫著/李俤
民译
- 206 / 铃子大妈/[法国]莫泊桑著/李青崖译
- 212 / 流浪人/[法国]莫泊桑著/李青崖译
- 227 / 一块烫石头/[苏联]盖达尔著/任溶溶译
- 233 / 倍倍/[苏联]高尔基著/楼适夷译
- 240 / 哈特拉斯船长、米加、小流氓瓦西卡和一只
恶猫的故事/[苏联]阿·托尔斯泰著/任
溶溶译
- 248 / 小鹁鸪/[俄国]屠格涅夫著/任溶溶译
- 254 / 万卡/[俄国]契诃夫著/汝龙译
- 260 / 渴睡/[俄国]契诃夫著/汝龙译
- 267 / 猎熊的孩子/[美国]杰克·伦敦著/黄衣青译
- 278 / 穷人/[俄国]列夫·托尔斯泰著/草婴译
- 282 / 瓦罐阿廖沙/[俄国]列夫·托尔斯泰著/
草婴译

目 录

288 / 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/[苏联]高尔基著/巴金译

315 / 柯留沙/[苏联]高尔基著/巴金译

320 / 找工作/[阿根廷]阿·荣凯著/王志冲译

332 / 橘子/[美国]威廉·萨罗扬著/王志冲译

338 / 穿军装的姑娘/[苏联]仁列兹尼柯夫著/王志冲译

345 / 胡萝卜须/[法国]勒纳尔著/倪维中译

372 / 后记

孤儿自述

〔英国〕狄更斯 著

孙毓修 译述

可怪的姑姑

读者诸君，要访问我生长之处，则色佛克县之东乡便是；要知我姓名，则大卫·考非而便是。我出世之时，已离开我父去世之时六个月了。门外起了一座坟，有人说那坟里葬的便是我父亲。每至日落西山、村里人静之时，便把大门关了，我的父亲也关在门外寒风冷露之中。

我有一姑姑，所嫁的姑丈，才学也还相称，不知为了什么一件事，姑姑和他过不去，后来姑丈发了愤，独自一人走到印度；十年之后，姑丈客死在印度了，姑姑带了一个老家人，迁居海滨，终年不出门户。她一生最亲爱的人，莫过我亡世的父亲，后因我父亲娶了我母为妻，不对了她的眼光，便与我家生分起来。我父死后，她始来过一回，算是安慰我母的。她来的那日，刚是我的生日，相传我母在楼上生产，请了一个医生来。姑姑在楼下，医生对她道：小儿已下地了。姑姑一心以为产的是女，问道：“此女好么？”医生认为她问的是产妇，答道：“还好。不过寡居之人，常多伤感。如有人劝慰她，便好些。”姑姑听了大声道：“我问的是

女。”医生想自己回对得一些不错，如何这位太太动起气来了，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向她微笑。祖姑更不能耐，大喊道：“我问你新产的女儿健否？”医生听了方知她误会了，直对道：“产的是男也。”祖姑听了一言不发，立起身来，径回家中，从此再也不来了。

海 滨

我自小即有好奇之癖，加以身经困苦，凡少年时所见所闻的，好像深刻在我的心坎上面孔上，不要说想得到，还像摸着咧。

我的乳娘名丕格的，面目粗肥，颜色红得似苹果一般。又忆少时学步，母亲和乳娘一东一西，把我踉在地下，引我投入母怀或乳母之怀。屋后有个小园，园里养些鹅鸭，一见了我，鹅伸长了颈，鸭也叫喊起来。我吓得什么似的。楼下有个客堂，黄昏没事，一家之人常在此处闲话。

一日，母亲讲起圣经来，说耶撒鲁死，被耶稣救活了。我思父亲如果重活起来，固然可喜，却也可怕。乳母家居海边，劝我到她家里去，住过半月或一月，那里有鲸鱼、螃蟹、水母、海虾，种种新奇的动物。我道：“母亲不嫌冷静么？”乳母道：“横竖她也要到亲戚人家去。”于是说定了动身的日子，我愁到了那日，不要炸了火山坏了地，使我行不得。岂知临走之时，天气甚好，我母叮咛反复，再三告诫，自不必说。车行数步，还赶上来叫了几声大卫，始分别了。

我随乳母离了家乡，所行的路皆极平坦，因思教科书说，地形实圆，何以会平；又思南北极是平的，我所行的，不是南极定是北极了。走了半日，闻得一阵阵的腥气，知是到了海边，乳母家里的人，皆到车站来相接（此时英国还没有铁路，走长路的马车

到处也有车站)。我抬起头来，唯见一片大海挡住去路，不见有甚屋宇，但见一只破船覆在岸上。乳母道：“此便是我家。”我听了很是奇怪。走了进去，倒还窗明几净，可以住得，只愁海浪大了，把船卷入海里去，那就不能再见我母了，又想横竖住在舟中，虽有海浪也终不怕。

乳母的侄女名爱密柳，和我最亲密。我想爱密柳生长海边，父兄皆是渔人，习与性成，自然不怕什么长风巨浪了。岂知她也同我一样，常恐住的破船，卷入海里去了。她向我道：“海水最险，大船也被它颠破了。我的父亲即是淹死在海里的。”我道：“我也是个无父之人，唯与母同居，我父亲之坟即在我家门外。”爱密柳道：“你父亲死了还有坟可拜；我父亲死在海里，哪里还有踪影呢。”说到此句，爱密柳好像要哭出来了。

家庭之变故

我在乳母处住了半月，依旧还家，及至，则家中情形皆已大变，千句话并一句说，我母因迫于境况，今已另嫁了满特斯东了（寡妇转嫁在外国虽然通行，然也不免为社会上所轻视）。虽说有父有母，到底不是亲生的。母虽爱我，也多了家务了。所依依不舍的，只有乳母一人。我长成到八岁，还没有凑足九岁之时，我的继父满特斯东遣我到伦敦读书去。我的恶运又进了一步了。

我在家中，继父见我母十分爱我，心中不悦，决计遣我出门去。回忆我离家之时，一心恋着母亲的慈爱及乳娘的和气，从小到大，一天也没有和她们离开，如今凄凄惶惶，独自出门，不知何日再与她们相见，因此心中悲苦，放声大哭，直哭得如泪人一般。母亲也是惨然，只因碍着继父之面，噙住眼泪，乳娘丕格的也背

人揩眼泪擤鼻涕，所以我上车之时，一个老车夫、一头瘦马之外，竟不见有个亲人来送，更哭得分外凄惨了。车夫哪知就里，鞭动了马，辗起车轮，行过数码之远（每码约合我国二尺五寸）。只见我母飞奔而来，高声喊道：“大卫吾儿，吾儿行矣！愿仁慈之上帝，降福于吾儿。”我母背后丕格的也追上了，与我一个包，我勉强高声答道：“母亲和丕格的放心，儿去后必常有平安的信寄回。”

离 家

我在车中哭了半天，自思哭也无益，徒惹路人耻笑，把丕格的给我的包打了开来，面上尽是麦饼，热腾腾地还未冷哩。麦饼尽了，见有三个先令（英国的一种银钱，十二个先令合成一镑）。不消说得此是丕格的辛苦积来的钱了。另有一个小纸包，面上写着一行字道：“我最爱之大卫，见此如见我。”我见了，又大哭起来。

车夫送我到一处，名叫也麦斯；再换车到了伦敦城外沙伦学堂，一切已由我继父与校长说妥。

进校之后，见过校长、教司。住了数天，方始上课。学生齐集讲堂，校长上堂，向众演说道：“众学生已度半年，今日是未来的半年的第一日。你们是新上课，我又将行我的新刑罚了（此时英国只有私学校没有公学校，设立学校的，大约皆是为利，校长是东家，教司是伙计，所有的课程和管理法，大约与我国从前的蒙馆一般无二）。校中学生数去也有二十余名，单单我一人是新来的。校长走到我面前，捉了我的耳朵，教我要怎样的守规则怎样的用功。我带着哭声，他说一句我应一句，胡乱在这个牢监似的沙伦学堂内过了半年。正是腊鼓催年的时节了，回恩此半年

中吃没好吃睡没好睡，天天守着几本卷角的读本、稀破的石版、眼泪湿透的习字帖罢了。看看年假已近，他人只有一味的快活，我则另外有种忧愁，便是家中容我不容我的问题了。

年假省母

我在校中寄书与母，说某日将放假了。母回信说，到时当派马车来接，从此我方有些乐趣。放假之后，一肩行李回到故乡，走到门前，怕撞见了满特斯东，徘徊半晌，不敢进去。后来硬着头皮，踱了进去，则见母独自一人坐在堂中，怀中抱着一个婴儿，正在引他玩笑。我轻轻上前叫一声母亲，母陡吃一惊，抬头看见是我，忙立起来一把抓住了，喊道：“我亲爱之大卫，我可怜之大卫。”边喊边和我接吻。丕格的闻声也从厨房里跳出来，三人并作一团，如痴如醉，经了一刻钟工夫，才定了心，大家照常问答。

光阴如箭，一个月的年假又过去了。只得再到沙伦学堂去，岂知此日一别，遂永不见我母之面了。

慈母之永别

我到沙伦，一切情状仍如去年，无容细表。

到了三月中旬，正在堂中受课，忽然校长差人来唤我，我见了面，校长即问道：“你离家之时，家中没有害病的人么？”又叹道：“世事如梦，浮云无定，哪能使人不死呢！今你家中有信来，说你母病了，且病得很重。”我不等他说完，即已放声大哭。直哭到天地皆暗，周身麻木，还不足以尽我悲痛。校长见了，也是伤心。

候到明天，方搭上马车赶回家中，丕格的一见了我，即抱住了，大家痛哭。又把我母病中情形，死后丧葬诸事都告知了。我母既死，满特斯东先把丕格的赶出门去。我此时新丧了母，乳母在此，好歹还有个依靠，连她也去了，叫我如何是好。丕格的临别，还说每礼拜中当来看我一回。岂知不但丕格的不能久居在此，并我也是不能。在家守孝数日，满特斯东向我道：“你今已长足十岁，也不算小了。人生在世，哪一个不是规规矩矩的，自去安身立业，哪有单靠着老子娘吃喝的。我今已替你谋得一件事，便送你去。”我听了怎敢说出一个不字，糊里糊涂跟他出门去了。

乞丐的生涯

看官知道满特斯东叫我去营何种职业呢？原来我到引一个小市镇上一家酒店内，做了个小伙计，每日和醉人及一班无赖为伴。想我父在日，一年也有两百镑的人款（约合银两千元），不幸去世，我母性情柔善，错认了满特斯东，被他折磨死了。如今剩我一人，家产尽亡，举目无亲，如果有了一个有出息的行业还可奋身自立，以慰过去的父母，如今偏偏又做了这种下贱之事，还有什么指望呢！即把此意通信与旧时乳娘丕格的，明知无用，借以写写我胸中的感慨罢了。

我书中发端处，不是说我还有个祖姑么。诸君看我初次述她是一个不合世故、难与亲近的人，我出世之后，虽闻其名，从未见其面，也久已不认有这门亲戚了。

一日，接到乳娘的复信，说你现在到了山穷水尽之时，更无别的想头，只有到度佛尔去，找着了你的祖姑，或者见你可怜，拔之于泥涂之中，引之于青云之上，你可速行。

穷途得救

我见了乳娘的信，倒于黑暗之中透了一点亮光。便辞了酒家，带了几个先令，向度佛尔去。不上两天，所带盘费已经用完，离祖姑的住处还远着哩。于是一路行乞，风餐露宿，居然到了度佛尔，急欲问我祖姑的住所，不料又是一个苦。记得我祖姑嫁的男人是姓乌，自该称密昔斯乌（密昔斯是英国已嫁女子之尊称）。后来她男人死了，因为生平不甚相得，我祖姑另外造了一个姓，且令人不要称她密昔斯，要称她密斯（英国未嫁女之尊称）。她现在的姓，一时却记不清了；既没有姓，偌大的度佛尔，到何处去问呢？

我想了半天，恍惚忆得祖姑如今姓了拖老脱，便向人问询密斯拖老脱，果然有人晓得，领我到了她的家中。看她房屋虽不高大，而窗明几净，花木肃然，便知不是寻常俗人的居处，自顾一副乞丐的形状，有何面目见我尊严的祖姑，万一被她撵了，那就无家可归了。幸亏祖姑念旧，一见如故，衣我食我，至足以自立而止。正是：酸辛千点泪，孤露十年身；吃尽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

录自《少年杂志》第2卷第3号（1912年9月1日）

狄更斯（1812～1870） 英国作家。当过童工、抄写员、新闻记者。有长篇小说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、《双城记》等。

孙毓修（1871～1922） 作家、版本学者。江苏无锡人。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高级编辑。1909年编辑《童话》丛书，1911年主编《少年杂志》月刊，并编写了很多故事和译述著作。

绝岛漂流记

[瑞士]魏 斯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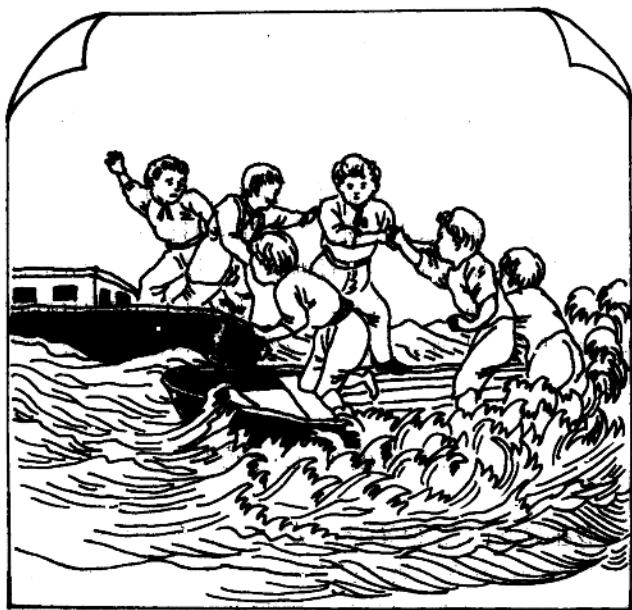
孙毓修 译述

遇难之始

此书开卷，绝无闲文。紧述一条海船，在洋中遇着暴风，情形危险，看看要沉下去了。我方带了妻子，全家在这船上，起先还有侥幸之心，想此船或不至于沉没，乃闻船长已发下命令，吩咐水手赶放救生船，请搭客大家逃命，于是人人皆着了慌。我也无心去管别人的事，保全自己及妻子的性命要紧。

逃难时的纷纷

当大船将沉未沉之际，狂风怒吼，白浪高飞，好不可怕。救生船本来不多，船上的搭客水手，争先恐后各向小船上奔，早已占得满满的。乱哄哄闹了一回，船也不见了，人也一个没有了，单剩我一家妻小及同船的两个孩子：一名富兰士，方十五岁；一名富丽士，方八岁。两人原是兄弟，可怜父母已卷入浪心去了，我自应保护他俩，当做一家人看待。



搭客、水手争先恐后各向小船上奔

大石夹住了船

风高浪急，那条破船，渐渐赶入两块大石之中，把个船头夹住。我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们有了逃生的指望了！因为此时船头被大石夹住，决不致立刻沉下，且既有大石，定已离岸不远。虽说守着一只破船，船上吃的用的东西倒还多着。我们何不自己造他一只救生小船，以备逃命！”一班小豪杰听了此话，个个自告奋勇，愿来帮忙。

小船

小船造好了，大家有了重生的希望，希望是因苦中的一线生机，此时便不似前几天的无精打采，面如死灰了。唤我的妻先离了破船，让她在小船上立稳了，便送大儿甲克、次儿盎耐斯以及富兰士、富丽士兄弟皆上小船。看官们以为我也跟着上船么，早咧，早咧！因为眼前的急事不过逃命，万一漂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去，衣食住三项一项也没有，岂能空手过日子？！散为日后的打算，须知现在船上所有之物，一一皆属至宝，总要设法带得走才好。

搜寻破船上的物件

我在破船上仔细搜寻，除了吃的家用的东西外，还有牛、马、羊、豕、鸡、鸭、鹅、鸽之属，虽是平时习见之物，此时看得如同至宝，一粒米比金刚钻还值钱咧。无如小船上载了六个人，已经挤满，再不能装甚物件，横竖破船已在石上生了根，跑不到别处去，不如且去寻得安身之处，再来搬运；先拣顶要紧的东西随身带了，即与那破船暂时告别，独有两只狗及鸽子鹅鸭，也跟着跳上小船，愿即刻与我们同去。

不见了狗和鸽子

这只小船虽然粗笨，倒还坚固，在海中东游西荡，不知何处有片陆地可以安身，回想同船的人，数日以来不知是死是活，如何不见踪影。漂了一天，又饥又渴，实在耐不得了。接连又是一

晚，大家眼巴巴的要看见岸头，比科伦布初到美洲时候还要心切。富丽士嚷道：“船中的狗及鸽子不知哪里去了。”我去一看，果然不见了那两种动物。心想，狗虽会游水，鸽子虽会飞，然皆不是水族，能在水里过日子，或是他们先见了陆地，一个飞去，一个游水去了。

上 陆

我这么一想，竟不出我之所料，听得汪汪的狗吠声已在岸上招呼我们。于是，顺着它的声音，鼓勇向前。

只见船中的鹅鸭也扑通的跳入海里去了，知是离岸不远，满船之人个个快活，恨不也跟了鹅鸭抢先去了。这些鸟兽好像预知那边的岸头不是我们的家乡，上岸之时冷清清地无人招待，它们先走一步，预备欢迎。我们既到了那片陆地，只见草木连天，禽兽满地，那种景象，明是一个没有开辟的荒岛。

过日子的道理

上了荒岛，虽然可喜，却仍可忧：从大海之中踏上了陆地，不致葬身鱼腹，岂不可喜；但是举目无人，过日子的道理，皆要自己手造起来，不知耐得耐不得，生番野兽倘来侵扰，不知抵得抵不得，如此一想，则又可忧。倒是几个孩子出了破船，到了岸上同到了家中一样，欢喜得了不得。我见他们欢喜，心上也宽慰了些。拣块安稳的地方，取出带来的破帆，搭了一个帐篷。孩子们从未住过帐篷，今番见了，倒觉新奇可爱。一个说那边可以安床，一个说这边可以作灶，议论纷纷，好像议员进了议院一般。